

《羊毛战记》前传

[美] 休·豪伊 著

张子漠 译

星移记

S H I F T
H U G H O W E Y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SHIFT / HUGH HOWEY

星移记

《羊毛战记》前传

[美] 休·豪伊 著
张子虞 译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WENYI PUBLISHING HOUSE

SHIFT: A Novel by HUGH HOWEY

Copyright©2013 by Hugh Howey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rrangement with Nelson Literary Agency,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2015@Shanghai Insight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4-12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移记 / (美)豪伊(Howey,H.)著;张子漠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11

书名原文:SHIFT

ISBN 978-7-5404-7366-2

I. ①星... II. ①豪...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8022号

星移记

[美]休·伊豪 著 张子漠 译

出版人 刘清华

出品人 陈昱

出品方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市巨鹿路417号705室(200020)

责任编辑 耿会芬

装帧设计 向典雄 王瞻远

封面插画 沈其扬

责任印制 王磊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410014)

网 址 www.hnwy.com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30.25 字数: 415千字

版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04-7366-2 定价: 48.00元

版权专有,未经本社许可,不得翻印。

如有倒装、破损、少页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010-80261288

目 录

第一班·遗赠

003

第二班·秩序

149

第三班·公约

299

SHIFT / HUGH HOWEY

星移记

《羊毛战记》前传

[美] 休·豪伊 著
张子虞 译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07年，纳米生物技术自动化中心曾发布过硬件兼软件平台，有了它，让一种比人体细胞还要小的机器人来作医疗诊断、引导细胞修复，甚至是自行繁殖，成为了可能。

同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重播了一期节目，讲述的是心得安¹对极度精神创伤的效用。据说，一粒小小的药片，便能擦除任何精神创伤。

而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几乎同一时刻，人类亦发现了毁灭自我的办法，以及将它彻底忘却的能力。

1 一种 β -受体阻滞剂，用于治疗心律不齐、心绞痛等。——译注（下文脚注若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

LEGACY

第一班

遗赠

序

2110，富尔顿郡山下

特洛伊悠悠醒转，发现自己正置身于一座坟墓当中。四下里是一个密闭的世界，一块厚厚的磨砂玻璃正紧贴在他的脸上。

寒气入骨，另外一侧，黑影幢幢。他想要抬起双臂敲打玻璃，但肌肉上没有半分力道；他试图大声尖叫，结果却只是咳嗽连连。口中，是一股难闻的味道；耳边，是沉重的铁索被打开时的咣当声响以及气体泄漏的嘶嘶声，还有经年未用的合页的嘎吱怪叫。

头顶的灯光异常明亮，几只探到他身上的手掌带着别样的温暖。他们扶他坐了起来，而他继续咳嗽着。呼吸间，一道道白汽在凄寒的空气当中清晰可见。有人递来了水，还有药片。水凉，药苦。特洛伊奋力吞了几大口。若非有人帮忙，他几乎端不住手中的杯子。记忆汹涌，各种梦魇般的场景纷至沓来，他双手颤抖，久远的时光和往昔的记忆在相互纠缠，他打了一个寒噤。

一身纸袍。胶布被揭去的痛感。一根管子，被人从下体抽了出去。两名身穿白大褂的男子，将他从棺材当中扶了出来。四下里，白雾蒸腾，水汽在凝结，消散。

坐起身来，特洛伊在明晃晃的灯光下眨了眨眼，活动了一下久未抬起的眼皮，看向了穹形屋顶下那一排排的棺材，一眼望不到头，里边皆是活人。天花板很低，千万丈黄土压得人喘不上气来。还有这年月，已是这么多年过去。他所关心的那些人，恐怕都已不在。

一切，都已不在。

药片卡在了喉咙处，他努力吞咽。记忆，一如醒来时的梦境那般的在渐

渐变薄，他所熟悉的一切，正在渐渐离他而去。

他向后倒去，可那两名身穿白大褂的男子对此早已了然于胸。他们扶住了他，将他放倒在地。纸袍摩擦着肌肤，窸窣作响。

各种画面再次回来，回忆犹如连珠的炮火，呼啸而来，疾驰而去。

那药片的作用，也就仅限于此。想要彻底摧毁过去，得交给时间。

特洛伊将脸埋在双手间，啜泣了起来。一只溢满同情的手落在了他头上。那两名白衣男子倒也慈悲，并未打扰他。他们并不着急。此时，正是行走的魂灵彼此间展示风度的时候。那些尚睡在棺材中的人，总有一天也会站起身来，感受到这样一份大度。

并最终……忘记。

那一排长长的战利品陈设柜显然都曾是书柜。草蛇灰线，随处可见。柜身可以追溯至几个世纪之前，只是上面的合页和玻璃门上的那几把小锁，不过是数十年前的产物。玻璃四周的框架为樱桃木质地，箱体则是以橡木为材。有人试图在上面做旧以掩盖这一差别，可纹理并不匹配，颜色也有出入。对于行家来说，这样的处理欲盖弥彰。

众议员唐纳德·基恩无意间便将这些蛛丝马迹全都看在了眼里。他看得出来，这地方曾经历过一次大“清洗”，为的是腾地方。想必在过去某个时候，参议员的这间候见室当中摆满了各种不可或缺的法律书，可现在，却只有寥寥数本剩了下来。幸存下来的这几本大部头，此刻正无声地端坐于柜子的幽暗角落，被束之高阁，书籍上裂纹纵横，老旧的皮质封面上，漆面斑驳，犹如被阳光炙烤后的皮肤。

几名同为新手的同仁将候见室塞得满满的，正一边兴奋地来回走动，一边不安地等待着自己政治生涯的开启。同唐纳德一样，他们都年轻而乐观，甚至乐观得有些叫人绝望。他们给国会山带来了改变，他们期待着能够达到他们那些同样天真的前任们未能达到的高度。

就这样，他们一边等待着那位与他们有着同乡之谊的伟大参议员瑟曼的召见，一边不安地彼此交谈着。毕竟，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佐治亚。唐纳德的脑海中出现了一幅画面：这些人，不过是一群聒噪的牧师，正排队等候着教皇的赐见，等着亲吻他的戒指。他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将注意力集中到了柜子里的物品上，沉浸在了玻璃后面的那些藏品中，而一名来自佐治亚的代表，则在继续絮絮叨叨地说着他所在街区的疾病防控中心的事情。

“——而且他们的网站上还有这种细节指导，还有万一出现这种情况，
好吧，这种——僵尸入侵时的应对措施和预备手册。你们能相信吗？去他
娘的僵尸。就像是防控中心还真的觉得有一天会出什么岔子，就像是有一
天我们会突然开始互相吞吃一样——”

唐纳德压下了一丝微笑，害怕镜中会映出自己的笑意。他转身看起了
墙上的几幅照片——一共四张，一名参议员，最近的四位总统。同样的握
手姿势，同样毫无生气的国旗背景和花哨的装裱。总统更迭，可参议员却
似乎没有任何变化。他的头发花白，并一直花白着，流逝的岁月似乎对他
毫无影响。

不过，四幅照片就这样一字排开，倒也让人少了几分惊艳的感觉。
它们看起来有些脸谱化，有些假。就像是一个合集，就像是里边那一个个
全世界最有权势的人，都在乞求着，乞求着能同这样一个纸片裁出一般
的人——一个路边宣传板上一般的人——站在一起，摆出这样一个姿势。

唐纳德笑出了声来，从亚特兰大来的那名议员也附和着他笑了起来。
“我就知道，对不对？僵尸。可笑。可再想想，好吗？疾控中心为何
要弄出这样一种手册出来——”

唐纳德很想纠正这位同僚，告诉他自己在笑什么。看看那些笑容，他
很想说。它们就在那几位总统的脸上，可参议员却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就像是这儿的每一位首脑都心知肚明，知道谁才是真正有权势的人，谁才
是不管他们谁来谁走，都会永远在这儿待下去的人。

“——它给出的建议是什么？诸如每个人都应该准备一根棒球棒，还得
备上手电和蜡烛什么的，对不对？以防万一。你们知道的，好把僵尸的脑
浆给打出来。”

唐纳德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又瞥了一眼候见室外的那扇门，在想
自己究竟还得等多久。他收起手机，将目光落回到那个收藏柜上，研究起
其中的一排架子。只见一套军装被煞费苦心地在其中，精致得如一件
折纸艺术品：双袖被折了过来，用别针固定以突出袖口处的金色穗带。军

装前，一排纪念币正端坐在一个定做的木架之上，是海外服役人员对参议院表达敬仰的见证。

这两处安排的意义不言而喻：一套旧时的军装，外加数枚现役人员的纪念币，诉说的是两场战争。其中一场，是参议员年轻时打的；而另外一场，则是他作为一名睿智长者所制止的。

“——对，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可你们知道得了狂犬病的狗会变成什么样吗？我的意思是，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它究竟会有哪些变化——”

唐纳德又凑近了一些，细细去看那些纪念币，只见每一枚上面的数字和标语都不尽相同，分属不同的集团军。抑或是“营”？他想不起来了，他妹妹夏洛特肯定知道。她就在那儿的某个地方，在战场上。

“嘿，你难道就一点儿也不紧张吗？”

唐纳德这才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抛向自己的。他转过身去，直面着那位健谈的议员，只见他三十四五岁模样，同自己年龄相仿。在他身上，唐纳德仿若看到了自己日渐稀疏的头发、慢慢凸出的肚脯，以及一路朝着中年的黯然滑落。

“紧张僵尸？”唐纳德呵呵笑道，“不，想必不会。”

那位议员走到了唐纳德身旁，目光移向了那套令人过目难忘的军装——只见它胸口一副鼓鼓囊囊的样子，犹如一名战士依然身处其中。“不是，”那人道，“我说的是见他。”

接待区的门开了，另外一侧的电话哗哗声透了进来。

“基恩议员？”

一名已过中年的接待员出现在了门口，雪白的衬衣和黑色的裙装衬托出了一个苗条而又健美的身形。

“瑟曼参议员现在可以见你了。”她说。

唐纳德拍了拍那名来自亚特兰大的议员的肩膀，从他身旁走了过去。

“嘿，祝你好运。”那老兄在他身后喃喃道。

唐纳德的嘴角露出了一丝笑容，很想转身告诉此人：他和参议员够熟，

儿时便曾在他膝盖上跳上跳下过。不幸的是，此刻的唐纳德有点儿忙，在忙着掩饰自己的紧张。

他穿过那扇嵌了厚厚镶板的华丽硬木门，进了参议员的内室。这种感觉，可不像是穿过门厅去接一个男人的千金出去约会。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是一份就要去会见一名同仁，却依然觉得自己还是那个小屁孩儿的压力。

“这边请。”接待员道。她引着唐纳德穿行于一张张阔大而又忙碌的办公桌之间，十余部电话啁啾有声，此起彼伏。一名名身穿西装和利落衬衣的年轻男女，正左右开弓，充当着接线员。从他们那恹恹的表情上看得出来，这不过是工作日清晨的寻常工作量。

路过一张桌子时，唐纳德伸出手去，用指尖摸了摸上面的木材。桃花心木。这地方，就连一个小小的助理所用的办公桌也比他的要强。还有室内的装饰：长毛绒地毯、阔气的旧式檐口、古朴的琉璃天花板、高悬的灯具——说不定还真是水晶的。

来到那电话声此起彼伏的房间的另外一头，又一扇嵌有镶板的房门打开，米克·韦勃议员现身出来。米克刚刚结束自己的会面，并未注意到唐纳德，他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手中那个正打开来的文件夹上。

唐纳德停下脚步，等待着自己这位同事兼大学同窗好友走上前来。“嘿，”他问，“情况怎么样？”

米克抬起头，“啪”的一声合上了文件夹，将它塞到腋下，点了点头。“不错，不错。棒极了。”他微笑道，“抱歉，让你久等了。老人家问个没完。”

唐纳德笑了。这他倒相信。米克进办公室时，原本就是一副堂皇而又轻松的样子。他这人不光身材高大，还帅气，更有着与生俱来的魅力和信心。唐纳德过去常开玩笑说，自己这位朋友若非取了一个这么不堪的名字，总有一天会当上总统的。“没关系。”唐纳德说着，将一根大拇指朝着脑后指了指，“我在交新朋友呢。”

米克咧嘴一笑：“那是自然。”

“没错，嗯，那咱们回头见。”

“没问题。”米克拿起文件夹拍了拍他的胳膊，走向了出口。唐纳德瞥见接待员不悦的眼神，赶忙走了过去。她挥手示意他进了一间灯光昏暗的办公室，在他身后拉上了门。

“基恩议员。”

参议员保尔·瑟曼从桌后站起身，伸出一只手来。一丝熟悉的笑容在他脸上闪了一闪——这一笑容，唐纳德在照片和电视上早已见过多次，包括儿时。尽管已上了年纪——若非古稀，也已是年近古稀了——参议员看起来还是一副健康而又精力充沛的模样。一件牛津衬衫被他穿出了几分军装的挺括，健硕的脖子从领结处突出，一头银发被打理得干净利落，就像士兵那样。

唐纳德穿过幽暗的房间，握了握参议员的手。

“很高兴能够见到您，先生。”

“请，坐。”瑟曼松开唐纳德的手，指了指自己办公桌对面的一把椅子。唐纳德坐到了那椅子亮红色的皮革上，只觉得扶手上一个个金色的扣眼如同钢梁上一颗颗结实的铆钉。

“海伦怎么样？”

“海伦？”唐纳德扶了扶自己的领带，“她挺好的。她现在在萨凡纳呢。她说在招待会上能够见到您，她确实挺开心的。”

“她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你妻子。”

“谢谢您，先生。”唐纳德竭力想要放松下来，但无济于事。办公室头顶的灯虽然开着，但依然如置身棺椁一般昏暗。窗外的云已渐渐露出丑恶的面目——低垂而又漆黑。若是下雨，他便得走地下通道回办公室。他讨厌从那下面经过。他们可以给它铺上地毯，并每隔数步挂上一盏枝形吊灯，可置身于地下的感觉总让唐纳德感到不舒服。华盛顿的这条地下通道，让他觉得自己俨然一只在水道中逃窜的老鼠，而且随时还会有一种顶棚就要坍塌下来将他埋葬的感觉。

“到目前为止，工作感觉怎么样？”

“工作很好。忙，但很好。”

他想要问问参议员安娜过得怎么样，但还没来得及开口，身后的门便开了。刚才那名接待员走进来，送来了两瓶水。唐纳德谢过她，拧了拧自己那瓶的盖子，发现已被提前打开了。

“但愿你还不是太忙，能够抽出时间来为我做点事情。”瑟曼参议员的一条眉毛抬了一抬。唐纳德啜了一口水，在想这一本事是否别人也能学得来——那个挑眉的动作。它总能让他不自禁地想要立正并敬上一个礼。

“时间肯定是有的，”他说，“要是没有您的支持，我想我应该连初选都过不了。”他摆弄着膝盖上的水瓶。

“你和米克·韦勃是老相识了，对不对？都是‘斗牛犬’。”

唐纳德一怔，这才意识到参议员说的是他们大学时的吉祥物。在佐治亚时，他并未在体育上面花太多时间。“对，先生。狗狗。”

他暗暗希望自己并未说错。

参议员笑了。他俯身向前，倾泻到桌面上的柔和光线抹在他的脸上，唐纳德得以看见了平时不大容易见到的皱纹的阴影。瑟曼那张干净的脸和宽阔结实的下巴，让他看起来比档案上的照片年轻了不少。眼前这个男人，说话总是直来直去，从来不会拐弯抹角。

“你在佐治亚学的是建筑。”

唐纳德点了点头。他总是很容易便忘记自己对瑟曼的了解远胜于对方对自己的了解。他们两人之间，其中一人上新闻头条的频率要远高于另外一人。

“没错，本科学的是那个。我当时还打算读研来着，以为相较于画一些盒子把人装进去，自己更善于管人。”

听到自己说出了这番话，他不由得皱了皱眉头。这样的句子应该是大学时的专利，应该同用额头开啤酒以及有色心没色胆一起留在学校里。他已不知第几次在想：自己和其他新议员为何要被召来此地？刚接到邀请时，

他还以为这不过就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后来，听米克吹嘘了一番自己的会面安排后，唐纳德又觉得这应该是某种例行公事性的安排或是传统。可此刻，他不由得怀疑这是一场权力游戏，一个售卖佐治亚代表席位的机会，以备不时之需——兴许哪一天，瑟曼也会用得上低级别议会当中的选票。

“告诉我，唐尼，你保守秘密的本事怎么样？”

唐纳德觉得浑身的血液顿时凉了下來。他强迫自己笑了笑，压住了突如其来的紧张。

“我当选了，不是吗？”

瑟曼参议员笑了笑，说：“这么说，你在保密方面应该已经学到了最出色的一课。”他拿起自己的水瓶，示意道：“否认——”

唐纳德点点头，呷了一口自己的水。他不知道参议员这话所为何来，但已有些不安，并且隐隐觉得某种幕后交易正在找上自己——而这正是他向选民信誓旦旦承诺过的：自己一旦当选要坚决杜绝。

参议员仰身靠在了自己的椅背上。

“否认，可算是这座城市的灵丹妙药，”他说道，“是将其他原料调和到一起的引子。最近我常对新当选的人讲：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向来也是如此——可总会掺杂着所有的谎言。”参议员将一只手轻快地在空中转了一圈。“你得用同等的虔诚来否认每一个谎言和真相，让那些对你的障眼法牢骚满腹的网站和吹牛大王替你将公众带入云山雾海。”

“唔，是的，先生。”除了这句，唐纳德实在是找不出别的话了，只好又喝了一大口水。

参议员的那条眉毛又是一抬，沉默了一会儿，随即没来由地问了一句：

“你相信有外星人吗，唐尼？”

唐纳德差点将一口水从鼻孔里喷了出来。他赶忙抬起手捂住嘴巴，咳嗽了几声，擦了擦下巴。参议员不为所动。

“外星人？”唐纳德摇摇头，将湿漉漉的手掌在大腿上擦了擦，“不相信，先生。我的意思是，至少不相信真有绑架什么的。为什么这么问？”